



四川成都,观众在参观“三体沉浸式艺术展”图据新华社

艺术创作:多领域交叉融合

沉浸式艺术展是数字技术应用于艺术创作领域的重要实践,顺应了艺术与公众、博物馆与公众的结构关系转变,体现了21世纪体验经济的飞速发展。东郊记忆ARTE全沉浸式美术馆内,5000多平方米的展厅,展示了包括天府之国自然文化风光在内的11组数字艺术作品。以“永恒的自然”为主题,令人叹为观止的视觉效果、震撼的声效和优雅的香味相互交织,营造出壮阔的沉浸式体验。“我觉得最震撼的作品就是《海浪》。站在馆内,就像置身在一个玻璃房里,画面会突然暗下去,又突然涌上来一阵海浪,那一瞬间从视觉、听觉方面都好像被海浪真的包围了。”26岁的

李昭响和男朋友从湖南衡阳来到成都旅游,第一站就选择了ARTE全沉浸式美术馆,“这是我第一次体验真正的裸眼3D,科技感十足。”

迈步进入《虫洞》展区,黑暗中,数以百计的光栅向观众奔涌而来,随后又迅速变换为不停旋转的条纹圆球,充满力量的节奏让观众置身于虚实之间。“我平时就很喜欢看《明日边缘》《星际穿越》这类科幻电影,《虫洞》这个作品是我觉得最具有科幻感的场景,它让我想象到宇宙、飞船、星球这些元素,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观众小甜一边观展一边感叹道。

“三体沉浸式艺术展”,向《三体》这一经

典之作致敬,质子展开、末日之战、黑暗森林、人类文明博物馆等13个名场面,也涵盖了《三体》作品中的精彩瞬间。

在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科技学院院长吕杰锋看来,当前国内数字艺术展呈现出艺术与科技、历史、文化等多领域交叉融合的新趋势,进一步拓展了艺术展的题材。“在这些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多领域的古今碰撞,历史文物、传统技艺、器物、工艺美术、绘画、雕塑、典籍等具象的事物,甚至文化、音乐等抽象的元素,均得以创新性地展现。而且数字技术的运用,进一步丰富了展览创作者的故事叙述方式,增强了展览作品的叙事力和情感表达。”

联结观众:良好的交互体验

早在2012年,一个总是“下雨”的屋子出现在伦敦。“大雨倾盆却不被淋湿”的独特体验引得观者如云。如今,沉浸式艺术展已成为社交媒体上最炙手可热的艺术展览形式之一。

前沿科技逐渐在国内数字艺术展中现身,为参观者带来多重感官体验。良好的交互体验是数字艺术展联结观众的关键纽带。继上海、南京、北京之后,“遇见古蜀:三星堆沉浸式光影艺术展”正在无锡展出。在展览的体感交互环节,当观众摆动身体时,对应的古蜀人形象也随之舞动,仿佛现代人与古蜀人跨越时空的交流。“展览用光影的形式让三星堆文物‘活’起来了,让我们身临其境感受古蜀文化的独特魅力。”观众吴先生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千年调·宋代山水花鸟”数字特展联合了海内外24家博物馆,聚合了156幅馆藏宋代绘画精品,以数字艺术展的形式呈现,推出后一周时间,在海外平台的浏览量就突破了6000万次,制片人兼总导演吴霞表示,数字特展特别受到海外高校中国绘画和艺术史教师的欢迎,因为他们急需这样的素材和资料作为教学工具,向海外推广中国艺术。

上海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马琳认为,在虚拟与现实的交互中,沉浸式技术和艺术将发生不断的变化,这对策展人和展览来说,既是挑战,但也赋予了无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空间。“沉浸式艺术的呈现将让观众有机会从更多元的角度认识、体验各式展览主题,这也是激发博物馆、美术馆的关键。”

为,沉浸式体验的营造,不单是新媒体技术的运用,通过展品和还原艺术家的生活及创作场景也是一种方式。如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梵高的卧室”展览很好地诠释了展览叙事与沉浸式体验的关系。博物馆找到了与梵高三个版本的《在阿尔的卧室》画中最接近的光线、布局和面积,也找到了配色、造型相似度最高的家居。观众只要花10美元就可以住进去体验一晚“梵高式的孤独”。这或许是人们理解梵高最好的方式。“这种展览方式对于观众理解艺术家的生活环境和内心情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也是一种很好的公共教育方式,观众可以通过与作品的互动来更深刻地理解作品。”

吕杰锋认为,当前,国内数字艺术展在用户体验上展现出多方面的优势,还有很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首先是观众分化和数字鸿沟的问题。不同年龄层、地域、文化背景、教育程度的观众对展出作品的文化主题以及数字技术的了解和接受程度存在差异,如何平衡易用程度和交互体验将是未来数字艺术展需要思考的问题。其次是技术与艺术平衡的问题。过分融合技术可能会导致艺术和文化本身被观众忽略,使艺术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被掩盖。”

什么样的数字艺术才是有价值的

与此同时,当下数字艺术创作显现出的鱼龙混杂也是不可回避的。本该“卷”起勃勃生机的领域,在不少时候却偏偏陷入某些“套路”,甚至只剩些空泛的概念或噱头。这不禁促促业内思考,什么样的数字艺术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才是能够照见未来的。

科技始终推动着艺术的发展,搬来LED屏或是装上机械臂,只是浅层次的艺术形式。数字技术更应当以自身的媒介特性塑造新的艺术形式,更深刻地介入人类认知、生产方式变革、未来教育、设计创新、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展开多元对话和思考,探讨艺术与科学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深度融合、创新协同。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谢廷玉认为,事实上,好的“沉浸式艺术”既体现在艺术层面,也体现在社会心理层面,这已经有一些优秀的展览中得到了实现。就艺术层面而言,如若布置得当,那么“沉浸式展览”所用的装置就能为观者的感知提供引导性的“语境”。就社会心理层面而言,“沉浸式艺术”鼓励人们与周遭世界建立“共生”的关系,这有助于打破现代社会中常见的“主客二分”心态。

尽管时代不同,世人对于美的追求没有改变,美的展现形式也会随之而变。艺术并不小众,因为美,永远属于大众。



当梵高的星空 因你而来

数字艺术包装下“动起来”的梵高,为人们带来一场鲜花着锦的视觉盛宴。灯光渐暗,音乐响起,梵高强劲的笔触、浓烈的色彩、极富表现力的艺术就此铺展开来。《吃土豆的人》家中灯光昏暗,忧伤的配乐烘托出一个悲伤的故事;但当看见大朵大朵的《向日葵》和《鸢尾花》怒放,你又会想前往《夜间咖啡馆》小酌一杯,享受梵高的《星夜》。梵高的故事即将结束时,一幅幅《自画像》如走马灯一样闪过,《盛开的杏花》最终被风吹散……声光之下,“动起来”的梵高似乎更生动了,人们看到了一个天才画家的横空出世、摸索前行,看到了巅峰中的爆发,也看到了癫狂后的陨落。这种通过现代科技与经典艺术相结合的沉浸式表达,近年来在艺术圈颇为流行。除了梵高,类似的沉浸式手法还演绎过莫奈、雷诺阿、夏加尔、达利的经典作品。

在千百年的发展,艺术的表现形式始终在拓展。无论是科技手段的介入,或是崭新的语言表述,都让经典艺术“花样重生”,对当代艺术爱好者来说是一种幸运。

自2015年余德耀美术馆在国内推出“雨屋”展览后,沉浸式艺术开始在国内得到关注,也吸引了大批的观众。2017年,日本顶尖新媒体艺术团体teamLab的展览在北京、深圳、上海等地相继展出,其利用光影打造的亦真亦幻的互动场景,使观众在欣赏和体验的过程中获得沉浸式体验。以新媒体技术为核心,teamLab是由400位“超级技术专家”组成的日本艺术团体,其成员不仅有艺术家,还有计算机工程师、数学家、建筑师、CG动画师、音乐人等跨学科人才参与其中。2019年,国内首家常设性沉浸式数字艺术展“teamLab无界上海”开幕,2022年底,teamLab全球最大规模的美术馆teamLab无相艺术空间落地北京,无相艺术空间采用了360度空间、穹顶空间等平时不常见的观察事物的方法和视角,如作品“飘浮于落花世界”,视角模拟了小昆虫飞在广阔的花丛中,参观者躺下或者坐下一段时间后,身体仿佛会飘浮在空中,和世界融为一体。这实际上打破了人们对于本已经很熟悉的物质世界的固有认知,去重新体验和认识世界,每位参观者都能以更加放松、更加自由的状态来探索这个空间,获得独属于自己的感受。

最后说一组数据:teamLab的展览曾被《纽约时报》称为“科技化的梦幻仙境”,被意大利知名设计网站Designboom连续两年评为“全球十大必看展览”。teamLab东京馆第一年开馆,接待了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30万名访客,作为单一艺术家美术馆,这一数字超过了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梵高美术馆(约216万人次),创造了全球最高单年度参观人数纪录。如何把数字技术延展到更广阔的空间,比如应用数字技术延展文物的内涵,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让人们得以看到它一个季节、一年四季乃至几百年来,为观众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认识经典场景,带入新的文旅消费空间之中,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观众在梵高星空艺术展上参观体验 图据新华社

作者:冯路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如何与图像背后的艺术家心意相通

专家观点

如今,各类沉浸式艺术展览层出不穷,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一个流行选项。朱恬骅观察发现,在这些展览中,人们可以遇见一类“原生”的沉浸式艺术。在原生性的沉浸式艺术中,人们常能看到各种高精尖的技术手段登场。随着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逐渐走向广泛应用,有越来越多的沉浸式艺术开始在虚拟空间中寻找别样的沉浸感。当然,技术含量并非此类作品的本质要求。如草间弥生的《无限镜屋》可谓利用了一种“低技术”的方式:在黑暗空间中悬挂各色灯光,经过相对镜子的相互反射,营造沉浸其中之感。个中寓意,颇似古人所言“燃一炬以照之,互影光交”。

另一方面,《不朽的梵高》《敦煌奇境》等展览,则标志了一类“衍生”的沉浸式艺术。它们所呈现的是早已流传于世的艺术杰作,而在今天借助数字技术被转移到新媒介上。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大放异彩的那幅“会动的”《清明上河图》(大型电子多媒体版),可谓在国内开创了此类作品的先河,其所涉及的若干技术突破,也是其魅力所在之一。

朱恬骅认为,在衍生性的沉浸式艺术中,技术的先进与完备,本身往往就构成人们关注的重点。复杂的技术手段带来酷炫的感官刺激,全方位、多角度的体感交互也是其中当仁不让的主角。同时,伴随着媒介

当代艺术展览中,“沉浸式”已成为一个关键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朱恬骅表示,在沉浸式不断敞开自身技术和商业上的可能性之时,或许人们也需要重新思考这种沉浸的意义,方能在一个又一个“没有地图、没有边界的美术馆”中不致迷失方向。



“遇见古蜀:三星堆沉浸式光影艺术展”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古蜀文化魅力

的转移,经典作品也可能被改头换面。赋予画作中的人物以动作,为原作背景添加上光影的变化,截取、放大各种细节并与当代的文化形象乃至观众图像并置等,都会让原本静态、恒定的画作化为观众眼中一系列变幻莫测的瞬间。

“不过,这一媒介在转移和再创作中可能蕴含着一种危险。”朱恬骅强调,例如,画作中的某个细部可以脱离整体,寓言故事中的某个角色摇身一变成了别人的肖像,进而成为广告的素材。在诸多商业机构主导下的衍生

性沉浸式艺术中,还能发现一种为追求利润点,制造“网红爆款”而进行的改编与挪用。

朱恬骅说,有学者指出,对艺术作品的信息化,破坏了作品的“静谧冷感”:一幅画不仅仅是它的图像,也包括其颜料堆积的厚度,这些必须转换视角才能看出的笔触,提供了有关画家如何创作出这幅画最平直朴素的叙述,从而使人们能从中追溯挥毫泼墨的情景,进而与图像背后的艺术家心意相通。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倾向颇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越来越多的展览走向“沉浸式”,

“沉浸式”这一修饰语也出现在其他文化活动之前:此时,“沉浸式”更多表示了一种并不“真实”的状态——在视频网站上体验“沉浸式参观”并不是真的参观,在商场里体验热带雨林“沉浸式主题”也终究不是造访热带雨林。归根结底来说,这部分的“沉浸式”,可以提供的无外乎所谓的“替代性体验”,它们或许可以满足某一部分人对艺术、对异域风情的渴望与想象,却并不能代替人与名副其实的、作品或远方的真正相逢,实现它们对人的感化与影响。

“沉浸式艺术的关键,在于做出选择:是‘沉浸’优先于‘艺术’,还是‘沉浸’服务于‘艺术’。”朱恬骅表示,在沉浸式艺术从衍生走向原生、从改编走向原作的过程中,观众同样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上海科技馆的一项调查显示,互动式的装置特别能够吸引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儿童。但在与装置互动之后,是否能够达成策划者预期的目的,完成情感的激发和知识的传达,仍值得怀疑。

“在一定程度上,沉浸式艺术展览向观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向人们展示的终究不过是可见(可听、可感)的感官刺激,却需要人们超越图像和声音的排列组合,走向原作,走向艺术意义赋予。最终,观众同艺术家,乃至共同参观的他人,达成穿越时空的相互理解,而这也是‘艺术’的一种应有之义。”朱恬骅强调。